

无锡首位进士： 大唐宰相李绅

| 吴歌文 |

唐代 289 年中，无锡只出了一位进士——李绅。李绅也是无锡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和第一位宰相。但人们对李绅的认识，主要还是那首《悯农》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毫无疑问，李绅对无锡而言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但惠山祠堂群祀者林林总总，却唯独不见李绅祠，这似乎与他的地位身份不太相配。坊间，还有一些关于李绅晚年腐败、生活奢靡、官声不佳之说。那么，李绅究竟是怎样的人呢？

1

李绅(772-846)，字公垂，少年时于惠山读书十多年，故惠山被其称为“家山”，这段读书时光也成为他宦游生涯中最难忘的记忆。“碧峰依旧松筠老，重得经过已白头。俱是海天黄叶信，两逢霜节菊花秋。”(《重到惠山》)“故山一别光阴改，秋露清风岁月多。松下壮年年少去，池边衰影老人过。白云生灭依岩岫，青桂荣枯托薜萝。惟有此身长是客，又驱旌旆寄烟波。”(《忆惠山寺书堂》)，至晚年，所念所忆全是惠山。

李家祖上显赫，李绅曾祖是武则天时的宰相，李绅父亲历任金坛、乌程和晋陵县令，全家定居无锡东亭长大厦。6岁时父亲去世，9岁母亲去世，长兄李继担起生活重任，生活陷于清苦。这时的李绅只剩一个信念：发奋读书，出人头地。

李绅年轻时就表现出过人的诗才，颇受苏州刺史韦夏卿赞赏。二十多岁时，李绅开始北漂，并进京应试，可惜两次不中。只得折返惠山继续苦读。唐宪宗贞元二十年(804)，李绅再次赴京应试，依然落第，却有缘结识了风流才子元稹，且住进元稹家中。他把元稹的一段风流韵事和《莺莺传》，撰成《莺莺歌》，传布很广。两年之后的元和元年(806)，李绅第三次参加科考，终于考中进士，这年他35岁。在等待朝廷授职的空白期，李绅曾返回江南，小有名气的他，在南京被浙西观察使李锜聘为幕僚。不承想，李锜是个叛臣，他让李绅起草反叛檄文，李绅装出害怕样子，无论如何威逼、甚至被威胁杀头，李绅也决不动笔，被关进监狱。不久，李锜谋反失败服诛，李绅出狱，这事为他赢得了名声。继任浙西观察使邀李绅入幕，他却拒绝了，又回了惠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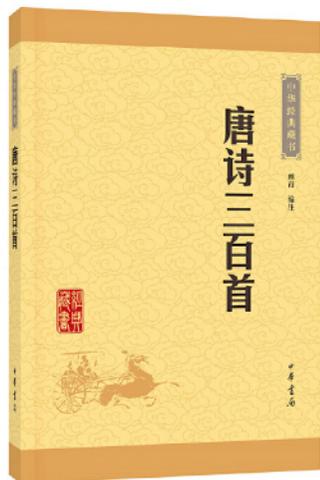
两年后，李绅奉唐宪宗诏入朝，任九品校书郎，升右拾遗。至穆宗朝，转右补阙，一路做到了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(五品上)。此间，李绅与元稹、白居易一起提倡“新乐府”诗体，史称“新乐府运动”，诗名日炽。李绅有《乐府新题》20首，元稹、白居易也效仿了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》12首、《新乐府》50首，乐府诗通俗易懂，针砭时弊，关注民生，咏叹疾苦，很接地气，在文学史上颇受肯定。

李绅在惠山有一个读书处，对惠山的感情无人可比。元代王仁辅《无锡县志》曰：“李相书堂，在惠

山。小径萦纡，有堂三楹，中绘唐相李绅像。绅未遇时，尝读书是山，堂即绅读书之所。”李绅晚年重游惠山时，感慨云：“余顷居梅里，尝于惠山肆业。旧室犹在，垂白重游，追感多思。”又曰“上家山，家山依旧好。昔去松桂长，今来容须老”，把惠山称为“家山”者，唯其一人矣。

2

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东坡……，很多大家在60多岁就故世了，但对李绅而言，人生的登顶似乎才刚刚开始。唐武宗会昌元年(841)，奔七的李绅意气风发，裘马轻车，从淮南节度使任上奉旨进京，出任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(相当于以副部级身份出任副宰相)。随后，唐武宗又任李绅为中书侍郎，后又不断擢升：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赵国公，食邑二千户。至此，李绅已登上真正的宰相之位，且在朝廷负责执掌国家财政、军事，兼管文史，可谓天下大事尽在掌中。



历经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五朝，此时，李绅终于登上大唐官场的顶端，这是历朝历代无锡进士所抵达的最高官职；而他历官五朝的资历，在无锡历代朝官中也是唯一，没有第二。

李绅个子不高，甚至矮小，故而有“李短”之称。但他精明强干，刚毅果断有魄力。这样的人，自然仕途不会太顺坦。“牛李党争”时，李绅诗中虽然也有他与牛党领袖牛僧孺宴会把酒吟唱言欢的一幕，但他的李党身份却让他的命运几番跌宕沉浮。

穆宗时，李绅官职不断擢升，先后出任御史中丞、江西观察使和户部侍郎。敬宗继位之初，却莫名其妙地被贬为端州(广东肇庆)司马，一降就是好几级。原来牛党在新帝面前诬陷他反对立其为太子，敬宗当然恨之入骨。这与同样被贬为司马的白居易一样命运悲惨，只不过李绅没像白居易那样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。后来，敬宗偶然在穆宗的密匣中看到了李绅奏折，与告状者所说恰恰相反，李绅竟然三次上书鼎力推荐自己，于是李绅的命运奇迹般发生了陡转。

当然，李绅能得重用，还是因其确实能干。在白居易所撰《李绅家庙碑铭》中，可多少看到李绅的形象和政绩：李绅任宣武军节度使时，恰值蝗灾严重，但李绅辖内的宣武军区域庄稼却没有受害，百姓一致认为蝗虫是被李绅威名给吓住了，事后皇帝还特别下诏表彰了他；李绅出任河南尹时，当地治安乱糟糟的秩序一下变好了，许多地痞无赖原先经常穿着奇异嬉闹于街头，舞棒击球恣肆无度，大白天也敢躺官道上睡觉，车马不敢靠前。李绅一来，这些泼皮无赖都不见了。从这些侧面描述，就可知道李绅执政绝非等闲。

不过，年届古稀的李绅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做了两年宰相，就突发中风，虽然性命无虞，却留下了腿脚不便的后遗症，无法出席朝廷晨会，他只得向皇上请辞养老。武宗却不舍他走，宰相可以不做，但还是安排他重回淮南节度使，并特赐“右仆射”和“平章事”，这次是戴着宰相的荣衔赴任。淮南节度使管辖着长江以北、淮河以南的大片地区。节度使驻地先设寿州，后迁扬州。长江对岸就是富饶绮丽的江南，当年隋朝为统一江南并控制江南，一直把扬州作为大本营。时任宰相李德裕及其父李吉甫(元和年间宰相)、前任宰相牛僧孺，都曾经出任过此职。唐武宗把精明老辣的李绅放在淮南节度使任上，就是为了呼应长安、遥控江南。更何况当时朝廷正进行征讨泽潞藩镇叛乱，需要能臣在扬州调控江南漕运。李绅虽然年迈，却依然作风犀利，不负所望。

两年之后，武宗驾崩，没多久李绅也追随而去，终年75岁。追赠太尉，谥号“文肃”。经天纬地曰文，慈惠爱民曰文；刚德克就曰肃，执心决断曰肃。“文肃”二字对李绅名副其实。

3

没有人能预知身后之事。李绅亦如此。宣宗大中元年(847)，牛党为继续打击已罢相的李德裕，翻出了一串老账，其中有一件就是李绅在会昌五年处理的扬州吴湘一案。当时有人举报扬州府所属江都县尉吴湘利用职权贪墨款项，并强抢民女为妾。本来此案无需节度使大人亲自过问。但李绅认为，吴湘官职虽小，但主管司法、治安和税赋征收，知法犯法，不可轻饶，必须严惩以儆效尤。吴湘案很快厘清结案，吴湘被判死刑。但事情却没这么简单，吴湘叔父吴武陵与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有隙，吴武陵虽然已死多年，但有人认李绅断案可能是帮好友李德裕报复吴。御史台遂派出御史崔元藻前往扬州复查。崔元藻很快禀明事由：吴湘贪赃受贿属实，但款项不算太多；强娶民女事则缺乏根据。吴湘有罪，但罪不至死。建议流放二千里。但吴湘已然问斩，崔御史也被流放了。心怀不满的牛党自然认定背后有李德裕

的操纵。但武宗站出来，说：“一切都是朕的决定。”当时武宗多次下旨严惩贪腐，凡官吏贪污满千钱者即处以死刑。李绅当是坚决的执行者。

然而，武宗一死，立马就翻案了，牛党唆使吴湘堂兄告状，当朝宰相白敏中、令狐绹则推波助澜，要求翻案。弄不清缘由的唐宣宗居然准了。于是吴湘冤案成立。李绅虽然已死，仍被追夺全部官衔、荣衔和谥号。直至唐亡，未能平反。

文化、生活上，李绅也遭遇了严重的污名化。诗人刘禹锡曾写过一首《赠李司空妓》：“高髻云鬟宫样妆，春风一曲杜韦娘。司空见惯浑闲事，断尽江南刺史肠。”经后人传，诗中“李司空”即指李绅，该诗歌记录了一场香艳绮丽的欢宴，歌妓美艳，小曲动听，李司空早已见惯不怪，而那位刘刺史(禹锡)却只能愁绪断肠。据说李绅读诗后，慷慨地把歌妓送给了刘。虽然唐人蓄姬赏色乃一种风尚，但此诗却成为后世污损李绅的一发炮弹。在有人眼里，白居易包养樊素小蛮是一种浪漫诗意，而李绅却是腐朽奢靡。

前些年，国内诸多媒体曾大肆传播一条信息：李绅生活极为荒淫豪奢，因他爱吃鸡舌，故每天要宰杀数百只鸡，满院鸡尸。甚至有官员撰文，对李绅从悯农诗人堕落为奢侈高官作为案例进行剖析，借古鉴今。其实，这只是凭空捏造的故事，究其源头，“鸡舌”故事竟出自一个中学教师无中生有的编造，虽然此人承认自己瞎编，媒体也在请教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之后予以澄清，但“鸡舌”事仍然余毒甚广。

“悯农”诗传播虽广，但李绅形象大体仍是模糊的。刘禹锡诗和“鸡舌”传说，都让李绅形象黯然失色，或许这也是惠山祠堂群唯独不见李绅祠的原因之一？其实，李绅对无锡意义重大，他既是无锡第一位进士，大唐唯一的无锡进士，也是史上无锡官位最高者。更难得的，是他始终对家乡满怀深情，《全唐诗》中收录李绅诗作127首，其中写无锡的就有12首。

“上家山，家山依旧好。昔去松桂长，今来容须老。”对这么一位视无锡为“家”的人，无锡是否欠李绅点什么？是一座祠庙，抑或是一个读书台？

